

生死兩茫茫

(下)

蔣經國新傳之四

● 李甲孚（前東吳大學教授、自由作家）

傳奇又傳神的遇合

三二四期中外雜誌出版後，有位女性讀者撥來電話告訴我大陸作家胡辛女士寫過「章亞若與蔣經國之戀」要我參考一下。這部書我早就看過了。胡辛說蔣、章在南昌偶然相遇，地點有時在章江門外，有時在臨江碼頭，有時在心遠中學操場，一共三次，每次都是兩個男人，一文一武，武的身穿軍服，衣領上佩有少將領章，上身還繫著當年流行的軍官皮帶，文的是個矮矮的胖子。操的是湖北口音，書中沒有寫出他們的名字，依我判斷，那個軍人是蔣經國，文人應該是蔣經國留俄同學高理文，因我早年在大陸，就聽人說過，蔣在南昌時，常陪他的一人是一個姓高的留俄學生。又有一次，章亞若一天下午在心遠中學球場，跟家人在那兒散步，一只籃球滾了過來，她撿起球時，已有人走過來要球，她就将球拋給他了，這個人就是蔣經國。

章亞若住在南昌市佑營街的老宅，不太遠處有一座朱元璋去過的廟宇，叫佑民寺，朱元璋在寺裡題過一首小詩，有一句是「殺盡江西數萬兵

」，當時的江西兵是朱元璋對手陳友諒帶的，朱元璋一舉就把陳友諒軍打垮了。

寺裡有個從遠方來的雲遊僧，他看見朱元璋小詩引起了他的禪性，在那句詩下面加寫了「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惟恐鬼神愁」兩句，朱元璋第二次來寺，看見了加的兩句，正要找遊僧時，遊僧已悄然離去了。

章亞若就由於佑民寺，是南昌一座有名保佑人民平安，指點迷津的廟宇，她有一天走到那裡，抬頭仰望那座二丈九尺高的大佛腳下下跪，就不覺在祂面前向祂口稱「我是亞若」，忽然梵音四起，空中好像傳來「你要般若」聲音似的。她腦子似懂非懂的，心裡卻有點發慌，不一會兒才定神下來，她只得自言自語的說，我且隨緣吧（見新潮社出版之胡著）。

這段話提到蔣章二人南昌三次相遇，寫得既傳奇又傳神。我看過周谷寫的「章亞若生死恨」一文，刊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的中外雜誌上，

是周谷訪問邱昌渭夫人而得來第一手材料，邱昌渭夫人沒有提到蔣經國在南昌的一段，以致無法查証。經我仔細研考，經國在南昌的故事是否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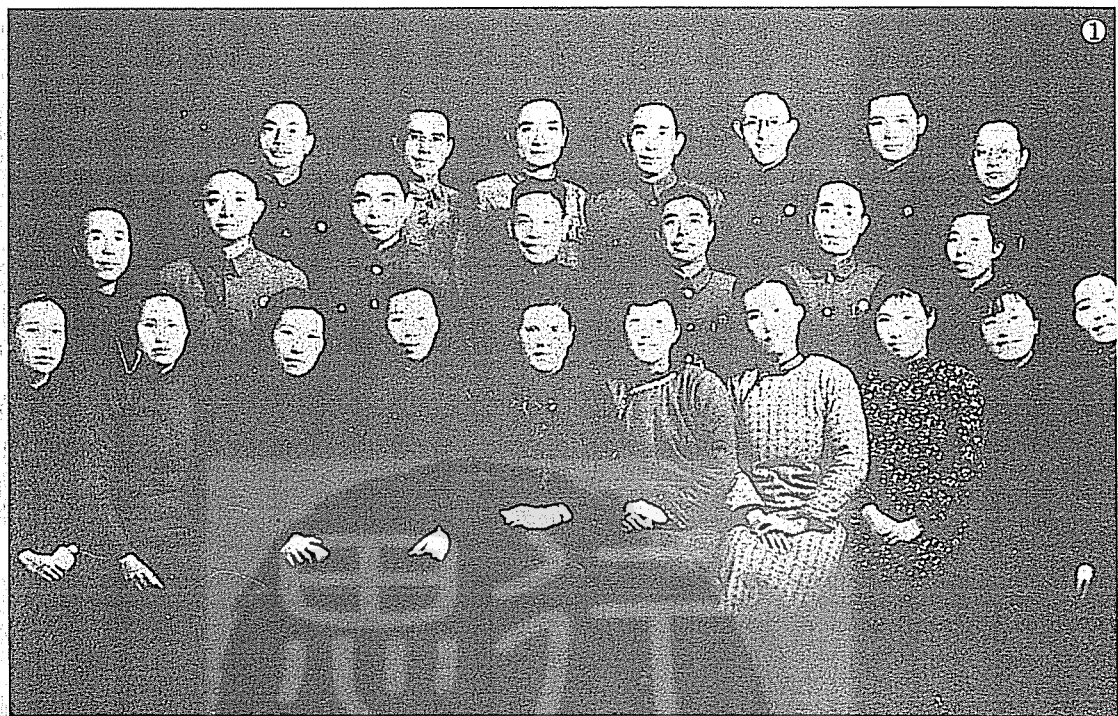
有其事？真實性很成問題。

建設贛南造福百姓

胡辛接著續寫蔣經國在贛州的故事。

經國初到贛州時，仍任江西省新兵督練處長。一九三七年抗日軍興，前方戰事慘烈，國軍需要補充的兵力很多，後方各省紛紛成立新兵訓練機構；在江西任新兵督練處的蔣經國處長的司機毛寧部，是經國生母毛福梅的一房遠親，他每天為蔣經國駕著一部車子，馬不停蹄到處觀看，贛州郊區的赤珠嶺、王雲橋、黎莞背，都走遍了，贛州城裡的大街小巷，也都去過，毛寧部向當時的行政督察專員劉己達說：「蔣處長有一雙鐵腳板，無論什麼地方，他都看過去過」。劉己達據此問處長蔣經國道：「你到贛州不久，想不到你對這裡瞭如指掌？」蔣經國回答劉己達：「我只是生性好動，閒情野趣，提它做什麼？」

蔣經國當時很年輕，像一隻生龍活虎似的，去渡章江而過貢水，轎車不便開走，他就自己開一輛摩托車去，有時他也騎自行車，有時更走路登山，喬巨司幾月（



① 蔣經國（二排右四）偕夫人蔣方良（前排右六）與贛南專員公署同事及眷屬合影。

② 百歲老人邱周淑清夫人（中）與周谷夫婦合影。「章亞若生死恨」由邱夫人口述，周谷筆記。

別人不認識蔣經國的，竟把坐在一旁的毛寧邵當成是蔣經國喊毛寧邵一聲蔣處長，蔣經國笑著向來人說道：「我才是蔣經國嘛」。

蔣經國初到贛南，爲了了解地方街道和近郊鄉鎮，四處走走都是有的。他又是一個很想了解民情風俗，和想接近民衆的人，入境問俗也是必要的。

蔣經國於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日，在贛州補行宣誓，就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專員公署設在贛州米汙巷一號，這個地方是前清的府台衙門，走進大門是一條石子路，向右邊拐一個彎就是正屋了。那兒有三間小房間，是蔣專員的停車房，他乘的那輛車子是別爾克轎車，傳說是蔣委員長侍從室侍衛長王世和從上海買來的，另外他還有一輛吉普車，一輛自行車，和一輛摩托車，這些車子都是公用的。蔣經國的辦公室在正屋的東邊。

蔣經國的性格非常積極，是作者深知的。我想他很快就了解了專署內部的組織、編制、人事和經費情形。我在大陸就聽人說過，他到差後，很快就將專署內部人事作了一番整頓，把舊日衙門師爺作風一掃而空，他的工作指標，只想建立一個新贛南，造福百姓。

蔣經國生前在台北時，每天起身就很早，這是他的習慣。他在贛南時，聽人談起，他一大早就去專署一處空地，在那兒等員工上早操。他每天照例要點名，舉行升旗，接著他就講話。蔣經國在操場上頭上戴一頂皮帽子，身上穿一件背心和一條短褲，整好隊伍就開始向外跑步，自專署

跑到公園，他跑得高興時，還把背心脫了，打着赤膊，口裡喊着「二三四，跑的人接著高喊起來，巨大聲音把在沉睡中的贛州老百姓都吵醒了，大家趕忙起床，披著衣服走出來看熱鬧。

贛南專署共轄十一個縣，當專員需要有個班底，蔣經國第一次做官，如說他有班底依我的想法就是他的留俄同學了。據我所知，蔣經國初到專署時的重要幹部共有下列四人：

一是主任秘書徐君虎，是蔣經國在江西練新兵起，就跟他身邊的人，人們稱他是蔣經國身邊大將中的三朝元老。

二是動員委員會秘書周百皆，並兼任贛縣敵後後援會總幹事，他臉上配了一副銀絲眼鏡，他也是從新兵訓練處調過來的。

三是經濟委員會秘書徐季元，他掌管專署財務工作。

四是參議高理文，他的妻子羅南英，也是蔣經國留俄同學。高在專署主管四區「宣傳與出版」的工作，是蔣經國智囊團中的核心人物。

第五位就是黃中美。黃原在孔祥熙手下做查緝私鹽工作，蔣經國把他請到專署幫忙，後來當上專署的特務室主任，他的個子高高大大的，是個很機警而有急智並多謀的人物。

以上五人，除徐君虎外，其他都跟蔣經國有始有終的在贛南工作，蔣經國也對他們信爲心腹，有事就找他們商量。

沒有一點官僚作風

蔣經國在南昌做的工作，曾經過熊式輝不斷

的向江西省政府委員們徵詢意見，又不斷的去電蔣委員長向他請示，才把蔣經國的位置安頓下來。最初的職務，是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人事命令發表後，他就去保安處報到。

保安處下面的一保安第一團，那位團長是熊式輝的外甥女婿。

蔣經國一到任，就去保安第一團視察，使那位團長措手不及，好不尷尬。他有時還私行訪察民間，目的在了解民間疾苦，也有人說他這個人神出鬼沒，愛管閒事。

當時有兩個有趣故事，在南昌四處流傳。第一個故事發生在南昌市豫章路口的一家館子裡，一個軍官在那兒大耍威風時被蔣經國逮到了，把他送到看守所裡關了半年；蔣經國在南昌還做了一件怪事，他邀請了十個拉橡皮車的車夫去他家吃飯，向他們問東問西的，一時傳了開來，大家都好奇怪。這是第二個故事。

蔣經國做的第二個職務，是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務團副團長，團長因是主席熊式輝兼任，團務就由蔣副團長當家了。當時國共正在合作，南昌市的左派人士和左傾青年都不少，他們聽說蔣經國是從蘇俄留學回國的，大家把他看成是自家家人，都去服務團找他，有時在團裡高唱抗日歌曲，有時在團裡開會，他們開的會，有大會，有小會還有家庭會，蔣經國從沒有揭穿他們的瘡疤。

蔣經國在南昌兼的第三個職務，是江西省政治講習院的學生總隊長。他跟學員青年們，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大夥兒在一起同吃同住和一同上課，星期日放假，他還打起一雙赤足在田裡挑糞



① 蔣經國（中）與贛縣縣長及工作人員合影。

② 蔣經國（右八穿白色制服）在新贛南創辦農場落成時與農民們合影。



，把肥料放到水田裡頭，他還幫助農民耕田，講習院的教員，有的是從留美留英回國的，他們對他無不甘拜下風，知道他在蘇聯留學時，就做過這些事情。

蔣經國在南昌兼的第四個差事，是江西省新兵督練處長。他一到督練處，就跟新兵們在一起共同生活，每天一同睡覺，一同起床，一同吃大鍋飯，經國跟他們相處，就像家人一樣，經國沒有一點處長的官架子，沒一點官僚作風。

投入工作充實生活

章亞若在蔣經國就任專員後不久，去到贛州城米汙巷一號，她見到專署那位老傅達時，就交給他一封信，請傳達轉給剛剛到差的蔣專員。

蔣經國手裡拿著信，信箋上寫得密密麻麻的，他對來信寫的小楷字看得很仔細，知道寫信的人在習字上很有功力，信也寫得婉約動人，他把信放在桌上好幾天，一天看它一張，他心裡已知道寫信的女孩叫章亞若。

信裡有一段話是找工作，她希望能夠得到答覆，聽取平民百姓的意見和為他們排憂解難，本是蔣經國治事的一貫作風，他看完信後，不但願意一見這位女孩，心裡也對她同情和好奇，但他才剛到任，忙得不亦樂乎。有一天早上，他把信交給了徐君虎，並向徐說道：「這位求職的女孩，今天來求聽答復，請你接待她，並為她安排一下」。蔣經國顯然有意用章亞若，原因是：信裡寫出她的理想，在為國家為人民做點事情。

徐君虎在會客室見到章亞若，她身上穿一襲

紫色碎花旗袍，並有滾邊，腳上穿的是一雙白色高跟鞋，漂亮極了。

他們二人一問一答後，徐君虎要她坐一下，跑到會議室往見正在開會的蔣經國，並向蔣說：「人雖長得比花還俏，但她沒有一點特長，很難安排工作」，蔣經國告訴徐君虎道：「公署不是想找一個整理書報資料的人嗎？」接著加上一句：「讓她下禮拜來上班，上班前並要她先到我辦公室來一下。」

章亞若那天一大早就到專署報到並上班。那天是星期一，蔣經國一早就到辦公室了，小門沒有掩緊，是半開的，她根本不知道裡面有人，以為那裡是一間辦公室，就推開門進去，哪知蔣經國正在看書，他看見推門想進室的人是個女孩，就問她「你是誰？」那個女孩答復他「我是章亞若，主任秘書要我今天來報到上班」。

章亞若那天的化妝和穿著，顯得清淨素雅而落落大方，蔣叫她進門請坐，並為她倒了一杯白開水。他二人在交談中，蔣經國知道她很喜歡古詩古詞，舊文學很有根柢，她心裡最仰慕的詞人是李清照，並且說李清照是一個不平凡的女人。話談得差不多了，章亞若遂向蔣專員告辭，表示要去報到上班，蔣專員要她振作起來，拋掉過去那些不幸的記憶，重新開始青年人的新生活。

章亞若在專署做書報資料一陣子後，資料整得有條不紊，蔣經國徐君虎都非常滿意。剛巧動員委員會有個文書出缺，蔣經國就派她去，並且告訴她：「我有好幾次看見你在贛州大轟炸下，參加救護工作，使我非常感動，你為男同志女同

志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希望你今後把全部精力投入工外，你的生活才會充實起來，生命才會活得更有意義」（見胡著）。

這幾段分析，跟一些媒體記者所報導的大致相似，只是有的地方寫得稍微細緻一點，叫人看得非常夠味。

痛苦寂寞相思無奈

蔣經國跟章亞若發生友情，是蔣經國先到章亞若住的地方去找她的。那天，蔣經國跟蔡百里一道去贛州利民商場抓賭，他們大夥兒走到一處麵攤，打扮成端麵上樓侍者模樣，從商場側門走了進去，立刻把商場幾層樓房都包圍住，警衛都繳了械，賭徒也都抓住了。風聲傳開之後，別的賭場都紛紛打烊。當時的蔡百里，是特務室的行動組長。

就在抓賭那天夜裡，蔣經國一個人去到動員委員會，看一下在那裡加班的人。他發現章亞若不在場，就駕起那輛摩托車，想去她家裡瞧一下，看看她家是什麼樣的大家庭？原因是：蔣經國一向閑不住，有時他一個人去民間訪問貧苦人家，有時也去部屬家裡訪問，事前都不通知，都是臨時起意，做出的一些出人意表的舉動。

那天夜裡又有風又有雨，他把車子開到贛州江東廟後，一看門牌號碼，知道那戶人家是章亞若的家。他先敲一下銅環，出來開門的正是章亞若本人，亞若好不驚喜，忙問他：「專員找我有事？還是訪問部下的家庭？」蔣經國邊走邊說道：「我只是出來隨便走走。」

章家人和一些親戚，那天晚上正在家裡搓八圈麻將，知道有人來了，一下子就把工具收起來了，四個老太太坐在客廳裡頭，等候來訪的客人。章亞若把蔣專員引向她母親周錦華前面，作過介紹之後，就約蔣專員去她屋裡坐坐。

蔣經國發現章亞若會繪國畫，自題的下款是「懋李」二字，蔣經國問她「懋李是誰？」她告訴他是她的本名。蔣經國也順手在一張白紙上隨處塗了一下，一揮而成，繪的卻是一副梅竹。他二人討論一陣子後，蔣經國就站起來要走，臨行時並告訴她：「今晚我來看你，是因為抓賭的事心煩。」亞若也知道自己家裡撻打麻將不對，臉上頓然紅了起來。蔣經國向她的家人打過招呼之後，就出門駕車走了。

周錦華不免走出來向女兒問東問西的，她告訴她母親：「蔣專員有訪問部屬家庭的習慣，他是為抓賭的事向我訴苦的，媽！你們以後別再打牌了。」

章亞若曾在蔣經國辦的青幹班受訓，也是蔣經國主動要她去的，並是他第二次去章家當面告訴她本人的。當時的青幹班第一期已經開訓了，學生入班第一週星期天的下午，蔣經國一個人悶得發慌，原因是蔣方良已去重慶見公婆了。蔣經國遂從班裡走了出來仍然駕著那輛摩托車，開到贛州城裡就四處溜著，真是湊巧，他竟在一處路邊碰見了章亞若，他把車子開到她身邊停了下來，向她說「上車吧！」章亞若以為公署裡星期天要加班，只得跨上車子後座，還沒坐定，蔣經國就加速了馬力向郊區開去，車子開到花園塘蔣經

國住的新家，要她進去看了一下，蔣經國又要她陪他出去逛逛，逛了一陣子，也聊了一陣子，他看見天色不早，晚上還要主持晚會，就拉她再回家，要她在家吃晚飯，晚飯只有一碗鹹菜，章亞若心有未忍，為他炒了一盤雞蛋和一盤青菜，他二人晚飯剛吃完，蔣經國就催她上車，說要送她回家，車子開到章府門口，周錦華已經站在門口等了。蔣經國煞了車，章亞若也下了車，蔣經國先開口向亞若的母親說道：「伯母！今天怪我……」，接著又問章亞若說道：「我想送你去青幹班受訓，你願意嗎？」

章亞若是一個職業婦女，有了升遷機會，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她入班後，發現班裡喊的口號，有「擁護中國國民黨」，有「實行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等等，章亞若知道大方向沒有走錯，心就安了。

蔣經國當時曾得到重慶一份電報，去過重慶一次，回來之後，心事就重重了。一天晚上，班裡晚會過後，蔣經國叫章亞若跟他走出班外，問她「在班裡聽見什麼沒有？」兩人走了好一陣子，也沉默了好久，蔣經國竟然痛苦得把章亞若抱在懷裡，亞若一點也沒有抗拒，並輕輕的用手撫摸他的頭髮，他當嗅出章亞若的髮香後，撫摸著她的脖子，他已把她當成親人了，蔣經國當時的眼眶都潤濕了，原來他去到重慶後，他在政治上受到了重重打擊。二人在擁抱中，他得到她的慰藉，她也溫暖了他的心，他吻了她，她也把臉頰貼著他的胸膛上，最後她流淚了，她掙脫了他的擁抱，向蔣經國說道：「蔣專員，讓你見笑了！」

「蔣經國再用雙手握住她的一雙小手，向她說『我喜歡你！』她把手縮了回去，向他連聲說道：『這不可能，這不可能』，『一切都來得太快了』。」

蔣經國當時的運氣真衰，他除在重慶受到他老爸的訓斥外，當天夜晚，溪口發來的「汝母親難」電報又到了。蔣經國回到溪口，把他生母安葬完畢，就立刻趕回贛州，在贛州又舉行一次追悼會，大事才辦完畢。章亞若曾主動約蔣經國去一家叫張萬樓的館子裡吃了一頓晚飯，喝了點酒，他兩個人無話不談，彼此互訴了許多的話。（見胡著）。

這一節敘述蔣章二人定情部分，外人是無法瞭然個中細節的，寫小說比寫信史方便就在此，只要寫它的人想像空間多，就可以自由發揮，不受限制。至於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在日機轟炸溪口時罹難，那是一件真的事實。

化妝幽會手錶定情

章亞若在青幹班結訓後，就分發專署工作了。她服務的單位在秘書室，她每天做的工作很多，包括：蔣經國接見民眾時由她擔任紀錄，她還陪蔣經國四處訪察民情，與蒐集並整理各種資料；等。她在秘書室的職稱大陸上的人說她是「秘書」，這裡卻有人反對此一說法。

那個時候的專署秘書室，徐君虎已經離開了，接他職務的是黃中美，另外跟蔣經國接近的人，有秘書周百皆和高理文，以及特務室主任楊明、軍法官蔣善初等。

蔣經國和章亞若的約會，都是事先約定，然後分別去到約定地點相會，章亞若有時扮成村姑模樣，蔣經國扮的是江西老儀裝束。他們都是邊走邊聊，什麼事情都聊。有一次，他們走過一處涼亭，就到了通天岩，那天下午是個下雨天，遊客稀少，他們手牽著手，走進那座寺廟，一些相愛不能如願的男女，都去寺裡拜天地，就成為有名分的情人了。章亞若很看重名分，是當然的，她叫了他一聲蔣專員，蔣經國向她說：「到了這個時候，你還叫我專員？」他遂向她提出他二人專用的名字，約定男的叫慧風，女的叫慧雲，他把一只蘇聯手錶套在她的手腕上，算是定情了，他們相期爾後都天長地久。

他們倆人走到一處別有洞天的屋子裡，那個地方本是準備給張學良住的，後來已經不用了。大陸上的作家，都說蔣經國對章亞若有愛的承諾，有婚姻的承諾和有生命的承諾，他二人依偎著，沒有衝動，沒有設防，只是心與心的溫馨，依依不捨的流連。最後他二人走出了那處幽室而踏上了歸途。

蔣經國那個時日裡，又去了重慶一次，是去中央訓練團受訓。

小別一個多月就回贛南了。蔣經國下鄉巡視，章亞若是隨員之一，他二人有一次在一處溫泉共浴，亞若出水時，經國把她抱起來，經國說她好美，說她「你是我的慧雲。」

好事多磨懷有身孕

好事都是多磨的。

有一段日子了。黃中美不得不向他同學兼長官的蔣經國進行忠諫了。黃中美曾經當過專署的特務室主任，當時已在專署當主任秘書，有一天黃中美拿著章亞若的調查資料，前一段寫的是她的家世，第二段寫章亞若本人，第三段寫她「思想激進，畢業後仍與激進分子有過交往，曾任獄中探望過」。蔣經國看到這裡，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他板起面孔問黃中美：「誰叫你幹的？」黃中美卻回答他，全是「爲了你呀（指蔣經國）！」蔣經國向黃說：「她（指章亞若）不是日本間諜，她不是共產黨，她又沒有貪污，你對她這麼刨根究底，這是侵犯她的人權」，並罵他一句「卑鄙」。

黃中美又向蔣經國分析章亞若名聲不好，並舉出她許多婚姻、愛人、孩子的事，蔣經國都一對他反駁，黃中美就語塞了，蔣經國最後向黃說道：「你這位老大哥，以後不要再往她身上潑骯水了。」

蔣經國沒有多久，又有一次遠行，不久，蔣經國就離開贛南去到大西北了。這次是他父親蔣中正要他去看看大西北的，這支西北宣慰隊，由張治中當領隊，蔣經國只是隊上的成員之一。

一個多月後，蔣經國回到重慶，見著父親，向他報告巡視大西北的心得。他老爸聽完他報告後，非常滿意，要他先回贛南。蔣經國去西北考察共有兩次：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程的，回贛南後曾發表「偉大的西北」一文，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去西北各省考察，曾經到過新疆。胡文指的是前一次。但當蔣經國回贛州不

到一週，又接到他老爸拍來電報，要他再來重慶。他到重慶見到父親，他父親問蔣經國：「你是否跟一個姓章的女人過從很密？」他回答他父親：「有這回事」，並說他跟章亞若，「已經到了難捨難分的程度」。

蔣中正對他兒子的教訓，又和經國小時候一樣嚴厲起來，宋美齡當時坐在一旁，不得不插嘴相勸，要他二人都不要鬧僵，她向他父子兩人說道：「這位章小姐不會是個尋常女孩」。蔣中正只好叫兒子適可而止，好自爲之，不要弄出亂子來，蔣經國只得據實向他老爸報告道：「她已經懷孕了！」

宋美齡建議讓她把孩子生下來，因孩子是蔣家的血脈，並勸蔣經國不妨換一個地方住，飄洋過海也行。章亞若不久就去桂林了（見胡著）。

以上描寫蔣經國跟父親和繼母相會，說得神龍活現，好像寫書的人站在他們身邊親眼看見似的，真相如何？是值得考証的。我在前文曾依據媒體報導，寫過蔣中正有一年去桂林，他問蔣經國有關章亞若生孩子的事。最近查閱史書：蔣中正抗戰時期有三次去桂林，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飛桂林轉南嶽，十一月五日由南嶽回桂林，是爲第二次。第三次是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自贛江抵桂林，第二天飛回重慶，他向蔣經國問章亞若的事，應是經國去重慶見他父親之時，而不是在桂林。

蔣經國只在她行前，在贛州張萬樓餐館設一個小宴爲她餞行，參加的人，賓主圍坐在一起的只有七人，多數是章家的人，章亞若的同班同學

參加的，只有王昇、倪豪兩位。亞若想起：這個地方正是她去年主動約蔣經國便餐的地方。

饒行小宴完畢，蔣經國護著章亞若回家，章亞若的母親周錦華已在門口等她女兒了。亞若到家見到母親後，就把她摟住流淚，蔣經國見景生情，終於向周錦華喊了一聲「媽！」並向她說「你放心吧！」周錦華卻嚴肅的告訴蔣經國道：「你還是喊我伯母吧！大家都自在些」，我看完這一段覺得這些景象，除非是站在他們身邊，那些對話是無法聽見的，否則只是寫書的人在寫些想當然爾，難以叫人相信。

桂林待產雙胞胎誕生

蔣經國並沒有親自護送章亞若去桂林，而是派一個叫王制剛的人保護她去的，她去桂林走的路線，是從贛州經湖南瀏陽繞道重慶而去。章亞若到了桂林，一眼就愛上了桂林，她到重慶時，宋美齡已去美國，宋美齡有一位親信，曾「過目」她。

跟隨蔣經國很久的徐君虎，其時正在桂林市府當一名科長，有人說，蔣經國告訴他亞若已來桂林待產，徐自覺有承擔了照顧章亞若責任，但迄到她死為止，在我了解中，徐君虎好像並沒有跟章亞若打過一次照面。大陸上也有人說，蔣經國曾親筆致函邱昌渭，託他照顧章亞若，邱姓夫婦就是這樣才盡心盡力幫助她。這一點，周谷文中提到：據邱昌渭夫人說：「邱昌渭從未受蔣專員正式或非正式之託照料他情人」，周谷文在文中表明：「這件私戀事」對蔣家父子都「事非尋

常，豈可任人張揚？」這件事也很「機密豈可當公事來辦」，而「請邱昌渭就近照料，蔣專員那時候又哪敢託與桂系有關人物照拂一切」？（見中外雜誌第二八五期）

章亞若生下兩個雙胞胎兒後，蔣經國多次化裝去桂林醫院看章亞若。他稱呼她「雲」，她叫他「慧風」，她告訴「風」，她只想回贛南，永遠在他身邊。蔣經國第一次去桂林醫院，曾提到不一會兒，護士抱著雙胞胎兒出來，蔣經國心裡好生歡喜。亞若叫蔣經國為兒子取個名字，蔣經國說：「這得由公公去取。」

蔣經國後來在重慶見他老爸，蔣中正一見他就問：蔣經國向父親報告後，蔣中正要經國好好照顧她們母子，暫時千萬不要張揚。

蔣經國接著請他父親蔣中正為兩個孫子取個名字，蔣中正好像在顧慮什麼，宋美齡向蔣中正說：「取名字有何難？中國人，子孫越多越好呀！」蔣中正思索半天，就提起毛筆在紙上寫下孝嚴、孝慈，兩個名字，蔣家這一代是孝字輩，蔣經國的長子叫孝文，二女叫孝章（見胡著）。取名字這件事，周谷文中並未提及。我想：蔣孝嚴、蔣孝慈二人的名字是他二人祖父蔣中正取的應無疑問，因為蔣家這一代是孝字輩，至於嚴慈二字，其義盡人皆知。

孝嚴孝慈兩兄弟滿月時，蔣經國又在桂林，曾假邱昌渭寓所舉行滿月酒，先是舉行抓周，章孝嚴抓的是蔣經國的一枚玉石私章，章孝慈抓的是一支寫字的毛筆（見胡著）依周谷文中所說：「邱家從未接待過章亞若的雙胞胎」，但在「

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左右，劉尊一（桂系潘宜之夫人，早年加入中共）曾告訴邱昌渭夫人，雙胞胎的百日慶是在潘家（按即潘宜之）舉行的」，邱昌渭夫人並說：「章家雙胞胎認潘宜之太太劉尊一為義母，是否經過正式儀式？不得而知」。是原作者胡辛錯把邱府當潘府了。

愛得甜蜜愛得痛苦

蔣經國去桂林，都是來去匆匆，行跡也非常的神秘，有人說：蔣經國跟章亞若有過爭吵，但不是潑婦式的吵嘴，而是很理智的爭論，章亞若爭的是：她不肯做外室，她要爭的只是正室名分，她還要求蔣經國同她一道去美國，而且她已經在學習英語，並且，她不想等待，也不能再等待（見胡著）。

這種情形，章亞若真的在叫蔣經國為難了，這些事哪裡是蔣經國辦得到的？縱然能夠辦到，蔣經國也不願為呀！所以蔣經國一再勸章亞若要從長計議，甚至問她：「你為什麼任性起來？你怎麼如此的強蠻？名分又怎樣？外室又怎樣？你要把我逼得無路可走」了，「你總該為我想想」呀！

在章亞若方面，她告訴蔣經國：「我是人不是東西，不能藏藏躲躲的，不能密封包裝，不能不見天日」，她還說：「孩子也需要自由的空氣，要正常的家庭，要獨立的人格」（見胡著）。蔣章二人這些爭論，是不是真有其事？外人是無從得知的，周谷文中也沒有提這些事情。在章亞若死前若干時日裡，蔣經國又偷偷摸

摸的去到桂林，有一次小住兩天就要去重慶，向她表示將由重慶回到贛州。這對蔣經國來說，他愛章亞若，愛得很甜蜜，也愛得很痛苦，當然，他也愛得很刺激。

蔣經國的兩個孩子一天一天長大了，有人說：蔣章二人常去桂林風景地方遊山玩水，見到菩薩就拜菩薩，走進寺廟就向佛祈禱，章亞若有時流淚，有時擁抱著蔣經國，有時又不斷的吻他。蔣經國向她說的話，仍然是等待，希望要在等待中，要求亞若爲了他，爲了孩子而耐心、小心的去等待他（見胡著）。

依常理判斷，章亞若在桂林身分已明，蔣經國是否敢在桂林公開遊山玩水，蔣章二人都會去省思的。依周谷文中所說：

「一九四一年冬天某日，鄰居廣西省政府建設廳陳星吾技正的太太來話家常：，陳太太告訴她：『親自看到蔣經國下榻章寓，一住閉門數日，經她仔細辨認後，證實他爲蔣專員。』」「蔣經國常從贛州經桂林飛重慶，往返在桂林失蹤一、二日流寓章亞若處，飲食極爲簡單，多以麵食裹腹」。

周文並說：「蔣經國專員在江西任職期間，與章亞若暗戀懷孕，人言可畏，只好送往桂林鄉下隱居待產」。（見中外雜誌第二八五期）。

依上分析，蔣經國不時去桂林探看章亞若，每次的日子都不長，而且蔣經國是因人言可畏才叫章亞若避居桂林待產的，他並不對外活動。胡辛原著所寫蔣章二人在桂林風景區談情說愛，自是值得商榷的。

誰是殺手千古之謎

蔣經國那次去到重慶，又受到他父親的責問，他父親並把「疊情報拋在他身邊，他撿起來一看，才知道是一份章亞若的調查報告。蔣中正當時責備他的有三點：①一個跟別的男人攪不清的女人，你把她捧爲明珠。②女子最要緊的是名聲。③這個女人怕是有心計的，你要當心受騙。

蔣中正父子衝突時，宋美齡又剛坐一旁，她想了一下，她應該出面調停了。她告訴蔣經國：「你給你老爸出了個大難題，政治無情，人言可畏，你在授人以柄」了，接著轉向她老公道：「發脾氣是無濟於事的，父子倆總要想出一個辦法來」（以上皆見胡著）。

這兩段話所寫，原作者好像是站在他們身邊似的。依我個人想法，蔣中正不會向兒子說那三點話是一個問題，除非蔣中正本人沒有娶過小和續過絃。再說蔣夫人坐在一旁，怎好把話說得那麼露骨？宋美齡責備蔣經國的話更不可能，因蔣經國已是大人，怎麼會當面給他難看？蔣夫人的談吐一向高雅，從不說出臉紅脖子粗的話？所以這些說法太不近情理了。而且，女子嫁人爲的是要名分，章亞若要名分，蔣夫人只會幫她，不會以此責備蔣經國的。

章亞若那些情報資料是誰呈給蔣中正的？是值得探討的。蔣經國最初懷疑黃中美。把材料交給黃中美看，蔣經國並問他：「你告到我父親那裡，究竟安的什麼心？你也逼得我無路可走了」（見胡著）。

經過黃中美向他仔細分析，他從資料，用紙和印刷等，知道那些產品都不是贛南有的，情報上對贛南的地形也摸不清楚，都證明不是黃中美遞給蔣委員長的。黃中美接著向蔣經國說：「委員長的情報管道很多，你是知道的，章亞若在桂林的活動一點都不收斂，這不等於在給情報員寫情報嗎？」

蔣經國心裡猛然驚醒，情報系統的人，竟然盯上我蔣經國了，是哪一情報系統呢？他思索好久，一直沒有答案。

在桂林，章亞若已經面對死亡了。章亞若之死和死後的情形，我在前文已有分析，我不擬重複再寫。

不幸的電報終於拍到贛州給蔣經國了，原文寫的是：

「慧雲今日十一點，暴病而亡，希兄節哀」

！蔣經國意想不到的慘事；竟然在他面前發生了。他的第一個反應是：

「快爲我備車，我要去桂林」。

當時在旁的人，有徐季元，有漆高儒，都是他身邊的秘書，但都不敢阻止他，他剛要出門時，那扇門被黃中美關住了，黃中美告訴蔣經國：

「你不能去」。蔣經國問他爲什麼？黃中美說：

「爲你自己，爲你名聲，爲你前途」你都不能去。他並且反問蔣經國道：

「你以什麼名義去？你去幹什麼？你去奔喪？你去吊唁？你去撫屍痛哭？」「這些作法的正

面，是你真性情，死者也榮耀」，「負面是：人死了，她什麼都不知道，你為新聞界鬧出一個天大的新聞，為你的政敵留下一個大大的把柄，為蔣委員長留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黃中美最後說：「你如果是個男人，不要讓兒女私情毀掉你自己」（見胡著）。

蔣經國想起黃中美有前科，忽然指著他說：「這是你幹的？」黃中美反問他道：

「你有什麼證據？」接著向他分析道：「誰是這個事情的殺手？這將是千古之謎」了。

黃中美並向蔣經國說：「難道你想追殺殺手？那不是聰明人在幹糊塗事嗎？」

蔣經國神采黯然的坐在椅子上，他思前想後，他用盡了心思，也防不住她的不幸，和留不住自己心愛的人兒，心裡難過極了。

周谷長文獨樹一幟

章亞若之死的謎團，好像永遠都揭不開似的。四十多年以來，許多人聊起這件往事時，都是各說各話，叫人看來不知道誰是誰非？我翻開中外雜誌的合訂本，把周谷寫的「章亞若生死恨」細看一遍，腦子思索很久，我覺得：近人如真想了解這個公案，不如從邱昌渭夫人的談吐中去找答案來得真切，因為她曾經參與和料理章亞若的喪葬，並是蔣經國在電報中請她代辦的。

邱昌渭夫人一九九〇年元月在「邱周淑清為歷史作証」那段話中說道：

記者所寫「蔣經國與章亞若」，涉及當年先夫邱昌渭及余與章亞若的週旋，多有失實之處，

余曾將真實情節，面告史學家周谷先生，承周先生撰寫「邱昌渭夫人為歷史作証」一文，經余詳讀，所敘一切，均屬事實，欣幸其大筆以正聽聞，特致謝忱。

邱昌渭其人我在台北雖然見過，只是打打招呼而已，邱周淑清我也曾見過面，邱夫人這一段文章，對於揭開章亞若之死的謎具有關鍵性，我在仔細研究之後，下列兩點意見，值得提出來一談：

1. 這兩段話是用文言文寫的。這兩段文章，無疑是邱夫人親筆所寫，至少也是她請她最信任的人代筆而由她簽署的。她肯定周谷所寫那篇長文，她當然已經把它看得非常仔細。然而我仍有點懷疑的是：她當時（一九九〇）已是一位九十五歲高齡的老太太。一個人對於隔了幾十年的往事有時難免都會記錯，何況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也許邱夫人得天獨厚，往事記憶猶新，那就又當別論。

2. 邱夫人所寫的短文，她在用字遣辭上，有時是很重的。例如她在文中用「多有失實之處」一句就是。

我曾經仔細想過：她所用這六個字，所指應只限於涉及其夫邱昌渭和她與章亞若週旋兩事，並不涉及記者先生報導的全部。我是寫文章的人，對於往事的訪問和尋找，雖然不遺餘力，但事隔了幾十年的事，有誰敢自信記得沒有一點差錯？而且聽說記者先生已經在所寫第二本書中有所說明，好像已把前書所說作過更正，邱夫人想必早已看過那本更正的書，所以沒有再提意見。我

得再聲明一句，我跟那位記者先生也是素昧平生。

我雖然有以上的疑問，仍然覺得周谷寫的那篇長文，在大家爭相報導中獨樹一幟，是屬於信史一類的東西，我除了在本文段落裡，把周文的論點夾敘在裡頭外，下面幾段周文，我覺得值得把它抄錄出來，給中外讀者重看一遍，原文登在中外雜誌第二八五期，我已經在和中外雜誌主編通話中，向他表示要採用這幾段文字，承他慨然同意了。例如下面一段：

——記者文中，多次提及當時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邱昌渭夫婦與章亞若蔣經國間的關係，邱昌渭早已於一九五六年在中華民國總統府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秘書長任內病逝台北，其遺孀周淑清老人，高齡已九十五歲，她在「閱讀」資料所說涉及其夫婦處，多次憤怒，「每次言及十分激動」。

我引用這段話，是讓中外雜誌讀者知道邱昌渭曾經來過台北，並且在政府中任過高職，當時主政的人曾因為他是桂系人物而重用他。同時，那個時期，蔣經國已經在政府中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等大責重任，蔣經國、邱昌渭他們二人之間有無交往？我是不知道的，但諸如在公開場合無意中碰碰頭打個招呼，問一聲好以及握談之類，應是有的，不管雙方的政治立場如何？邱家早年照料章亞若死後的喪葬，以及為死者章亞若找到那塊佳壤作墓地，並且花過一些費用，在蔣經國內心上，應是心存感激的，他的內心深處，也是抹煞不掉這段傷心欲絕之往事的。

周文曾說邱夫人爲這件往事而「多次憤怒」，「每次言及十分激動」。依我的想法，老年人在這種情緒中表達意見，激動是難免的，但在十分激動中，有沒有口不擇言而把往事說溜了嘴，以致收不回來，甚至說了些不該說的話頭，也是外人難以知道的。

所幸周文敘述的往事，寫得娓娓動聽，筆鋒上和用詞上都沒有情緒化，我以上的疑慮應是多餘的了。

依周谷分析，邱昌渭夫人當時確已知道章亞若跟她家住在很近，周文說：

邱昌渭家到廣西後，於一九三九年在桂林西城麗澤門外甲山村麗獅路，依白馬山，靠山洞建有一棟西式兩層樓房自住。邱周淑清說：一九四一年冬某日，陳技正太太來話家常，對她說，她家所居平房的一列平房，已一半租與贛南來的蔣太太。

陳太太不久又來串門子說：

「你知不知道，贛南來的蔣太太，就是蔣經國的太太呀！」

邱家自此始知蔣專員的愛妾借居此間，彼此雖忝爲鄰居，但並無往來。

周文並特別強調邱昌渭和蔣經國二人，沒有一點淵源，在文中一再撇清他們二人之間沒有一點關係，原文說：

邱昌渭當時與蔣經國沒有公私關係，也無政治淵源，邱在廣西工作，如與蔣經國有往來，也只是公務關係。蔣經國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衆人皆知的、蔣介石委員長的長公子。

周文並把章亞若去桂林待產，蔣經國在桂林託人照料她一事，作了詳盡的說明，原文說：

在情理上，蔣專員只能託付桂林市政府軍事及社會科長徐君虎，因徐爲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之同學、好友、曾在蔣專員幕中掌機要。

此外，在桂林任金城銀行副經理之趙聚鈺，亦爲蔣青天好友。

講私誼，也只能託徐趙二人。

周文更引述邱夫人說的一段話：「章亞若在桂林一段期間，兩家毫無政治、經濟、親戚關係，僅是淡淡相處的鄰居街坊友誼，邱家與之也無任何酬酢，也從未請她在家在外，吃過一次便餐」。在邱夫人的論斷裡，她分析她家當時的處境是：

「人在亂世，照顧自己已有困難，何故再去招惹是非」？後面三句話，在抗戰時期確是如此，每個人都有這種想法。

至於章亞若在桂林的生活境況，依邱夫人所述，一則說：「章亞若在桂林鄉居，生活甚爲清苦」，再則說：「章亞若在桂林帶著兩個孩子，生活十分清苦」，抗戰時期大眾生活過得很苦，應是事實，外人只知章亞若的精神生活好，物質生活差。邱夫人並說：

「外人多不知道這位蔣太太究竟係何許人？也沒有人去打聽她的身世」，以故，章亞若的「精神也十分寂寞」。

雖然如此，章亞若對自己的遠景還是看好的，她自以爲：「雖身分未定，希望總是無窮，就這樣在桂林堅持到底」。

周文對於章亞若深夜往訪邱家，邱夫人並未諱言，以及章亞若的猝死，邱夫人自動協助喪家料理善後，周文還敘有一大段邱夫人說的話。

用工作做心靈寄託

早年我在大陸時，聽到人說章亞若在桂林過世，蔣經國在贛南知道後非常傷心；並且還說，蔣經國雖然在這場沒有結果的感情生活上受到打擊，但他在建設新贛南的工作崗位上，反而比以前更積極。

也有人批評蔣經國；他知道舉杯澆愁愁更愁，所以並不飲酒，對人也不再提這件傷心的事，只把他自己的精力放在工作上，用工作做他心靈上的寄託。

贛南是蔣經國最開心的地方，他在那兒打下了一生事業的基礎，愛情也溫暖了他的心，反觀桂林那個地方，卻是他難忘的傷心地。

年輕時候的我，嘴吧裡常在哼一些小調，藉以諷世詠事。

我想起章亞若之死，與蔣經國在總統任內過世前，做夢也會喊出亞若二字，多少跟他在愛情上受到創傷有關吧！

我當時爲他二人哼的小調，就有下面的一段：

春風留不住，

雲自飄零了，

笑聲不聞人兒杳，

多情反被有情誤，

惱！惱！惱！（未完待續）